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管理研究哲学

[美] 曾荣光 (Eric W. K. Tsang)  著

任 兵 袁庆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管 理 研 究 哲 学

[美] 曾荣光 (Eric W. K. Tsang) 著

任 兵 袁庆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04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理研究哲学/(美)曾荣光(Eric W. K. Tsang)著;任兵,袁庆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4

(IACMR 组织与管理书系)

ISBN 978-7-301-30751-9

I. ①管… II. ①曾…②任…③袁… III. ①管理学—哲学—研究 IV. ①C9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2514号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st Edition/by Eric W. K. Tsang/ISBN: 978-1-138-90257-2

Copyright© 2017 Eric W. K. Tsang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管理研究哲学

GUANLI YANJIU ZHEXUE

著作责任者 (美)曾荣光(Eric W. K. Tsang)著 任兵 袁庆宏 译

策划编辑 徐冰

责任编辑 任雪莹 周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75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经管书苑(pupembook)

电子信箱 em@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926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282千字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推荐序

近年来,管理研究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以哲学为基础的反思与讨论,比如我们在 2018 年出版了《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一书,讨论了科学严谨与有用知识的哲学基础问题。曾荣光教授所著的《管理研究哲学》一书无疑是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相对全面且系统的著作。该书针对管理研究者所遇到的一系列关键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审辩与分析,对于丰富管理研究的科学哲学基础,加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性,构建可靠的、有效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当代科学研究的关系不言而喻。该著作将哲学和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联系起来,提出科学研究中的诸多议题(问题),通过纳入哲学的知识系统,对这些议题进行分析、批判和建议。哲学中的知识体系,首当其冲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其中,本体论分析存在的事物和关系的类型,认识论则涉及如何得到知识以及知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曾教授指出,研究者个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会影响他们认为什么方法用于从事经验研究更合理,并且决定什么是对理论的有效贡献。若研究者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再认识清楚被研究对象(个人或群体)的本体论,就会采取对应的哲学范式开展研究,从而更加系统和客观地看待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管理学界在整体上经历了一场学术规范化的运

动,实证主义(positivism)范式下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普遍被称为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管理研究的主流,匿名评审、文献引用等形式理性的论文发表规范也逐渐确立,大部分研究者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实施并完成多个研究项目。然而,研究者却通常不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存在哪些潜在问题。当学者们宣称在用科学方法做严格的经验研究时,却忽略了支撑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方法论假定。这一“知识空白”导致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上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并陷入本书所谈到的错误之中,如 HARKing(根据结果提出假设),大量的忽略“核心假定”的理论检验,不明白什么是“解释”及其在理论构建与检验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科学演进路径的选择上偏向于理论构建而轻视对现象的描述和对经验规则的识别,等等。

在众多的问题中间,最让我担心的是管理学术界对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漠视。60年前,商学院遭遇了来自外界的有力声音的质疑。1959年,一份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撰写的重要报告批评当时美国的工商管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提出商学院课程应该提高以及扩大对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等建议,这导致后来管理研究对于科学性的重视。通过采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管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产生了很多重大的管理知识创新,今天管理学教科书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这三十年里的研究成果,我称这段时期为“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学研究越走越偏,许多学者公认面临两个危机:一是管理研究在操作上有问题;二是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越来越低。

从2015年开始,来自世界商学领域的24位知名学者和4位与商学院有关的机构的领导联合起来,倡议开展负责任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负责任的研究是指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是生产可靠且有用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我认为曾教授的《管理研究哲学》一书与我们所提倡的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愿景是契合的,他讨论的

重点能够切实有效地帮助国内外的管理学者从事产生可靠知识的管理研究。

然而,如曾教授所说,关于“管理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争论。多种哲学认识的并存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管理现实产生更丰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给我们通过从事管理研究服务社会造成了困扰。我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局面与管理研究者不熟悉这些哲学认识有很大关系。我们要避免在哲学层面形成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如曾教授所言,仅仅凭读过几篇哲学文章就开始撰写模棱两可的学术论文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毫无疑问,管理研究者借助于哲学甄别管理研究的本质甚至是自我喜好都面临极其大的智力挑战。

那么,管理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管理现象背后有没有可供我们探究的客观真理?曾教授在书中特别强调批判实在论哲学的方法论体系,并在诸多议题上提供了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解决方案。据我所知,批判实在论是一种融合客观与主观,既借鉴实证主义又融入非实证主义(如诠释学派、批判理论)的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哲学体系。诚然,管理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在尝试寻找更为适合的哲学视野和研究方法论。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更扎实地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知识,为打开管理学研究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构建反思基础。曾教授是先行者,他较早地认识到哲学对于审视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写了《管理研究哲学》一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黄光国教授在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时,也提到哲学反思对于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的意义,其与曾教授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英雄所见略同,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普及科学哲学知识、强化管理学研究的哲学反思能力这一点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从2016年开始,我陆续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开展了“‘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在那之前也已经探索开展了面向博士研究生的“管理研究哲学”课程。该课程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异同,科学发展与进步的历史,管理研究的现状,科学研究中价值的角色,以及青年研究者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每年大约有来自



十几所高校的 20 名左右的商学院教师参与到师资培训班的课程里,同时有上百名研究生选修“管理研究哲学”课程。通过这些努力,我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管理学术界开辟“有感”“有知”“负责任”的学术新风,倡导通过各种形式来带动更多的人走上健康的科学研究之路。

2016 年,第一届“‘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结束不久,我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任兵教授对曾教授的《管理研究哲学》作进一步的熟悉和审辩。任兵教授与我合作编辑出版了《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一书,在合作过程中,我感到她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此外还敢于跨学科探索,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心,她的求真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庆宏教授同样参加了第一届“‘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袁教授工作认真、求学上进,在社会科学领域涉猎广泛,对组织与管理思想的演进历程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次他与任兵教授合作一起翻译此书,我感到很放心。我对两位教授的无私贡献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徐冰编辑,是她负责启动了在中国推出本书中文版的项目。此外,也感谢责任编辑任雪莹女士,是她高效而细致的工作促成了本书的最终面世。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我要感谢曾教授对中文版的大力支持,为中国管理学界带来新知识、开拓新视野。他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不仅扎实严谨,而且对解决中国管理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具有可预见的帮助。

徐淑英

写于美国凤凰城

2019 年 12 月 15 日



译者序

2017年12月20日,我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启动曾荣光(Eric W.K. Tsang)教授《管理研究哲学》(*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一书的翻译工作。我们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一方面追求翻译工作的严谨,另一方面,我们在内容上也得到了很多启发。在此,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我们的信任,也感恩曾教授撰写了这样一本针对管理学研究的哲学与方法论的参考书。

虽然曾教授在学术争鸣上沿袭了他所说的“西方哲学好辩的传统”,即“坦率并清楚地指出他认为是错误的论点(并不意味着不尊重)”,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在介绍自己著作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非常谦卑、慎言的人。这篇译者序接下来会首先介绍本书的独特之处,其次讨论为什么本书适合此时在中国推出,再介绍书中的主要内容结构和安排,最后是致谢。

本书的独特之处

曾教授在“关于本书”中提到尚未有一本书对以哲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予以系统且全面的回应,而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并认为《管理研究哲学》可以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必备参考书之一。特别地,本书从哲学角度,详细讨论了诸如假定、解释、理论检

验、概括、复制等方面的方法论与方法问题。可以说,这些内容很少能在其他介绍研究方法论或研究方法的著作中见到,而它们对如何更好地从事管理研究具有深刻且广泛的指导意义。

本书也具有非常强的趣味性。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被带入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我们甚至产生了撰写一本源于此书的“好奇心图谱”,因为书中有很多闪耀着智慧之光的“问题点”,它们紧紧地抓住了我们,如若不去把它们整理出来,我们竟会感到遗憾。

本书出版恰逢其时

当下正是中国管理学术界对管理研究方法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争鸣的时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广泛涉猎诸如科学哲学领域的知识和话题,具备了一定的鉴赏力。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认识到更多元的哲学流派(比如批判理论、诠释学、批判实在论)对理解本土管理现象、构建本土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管理学术界在哲学的阅读和训练上存在不足,这导致反思的深度和学术行动的改进方案都非常有局限。哪怕是被认为最严谨、使用最广泛的实证研究,似乎也仅仅停留在方法层面,与此同时,却广泛存在着“研究方法论的训练更多的是关于统计分析”“忽视逻辑”“论证严谨性不足”“某些方法论问题被曲解”“研究手法有违科学(伦理)”等问题。

因此,此时在国内管理学术界引入《管理研究哲学》一书恰逢其时。一方面,大部分的管理学者对用来审视管理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哲学知识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少数一些管理学者开始明确指出现有训练和研究的不足,具备了一定的文献积累与判断能力。我们认为,《管理研究哲学》一书的翻译出版将会在国内管理学术同行中产生共鸣,并在认知层面推动交流和反思,进而引起学术界更大范围的共识。

在接手这项翻译任务之前,译者团队中的任兵教授曾经与徐淑英教授、吕力教授合作编辑出版了《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一书。后来,本书的两位译者又参加了徐淑英教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第一届“‘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期间认真学习和讨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很多不同认识。这些经历为我们翻译《管理研究哲学》一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书的主要内容安排

《管理研究哲学》一书共八章,一个附录,一个名字索引和一个主题索引。正文的这八章中,第一章涉及管理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内在哲学本源,而第二至七章是哲学在“方法促进”功能上的具体内容呈现。第八章则我们将引至“管理学科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第一章“哲学:一个服务于研究者的小工”,提到哲学具有祛魅、告知和方法促进这三大功能。此外,本章讨论了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实在论及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维度上的不同观点。

第二章“解释:回答‘为什么’的不同方式”,讨论了如何对现象作出因果的、理论的或非理论的解释。阅读本章会发现,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覆盖率模型为指导原型,致力于发展和检验因果关系。本章还介绍了可以弥补覆盖率模型不足的“机制性解释”及“对比性解释”。在理论性解释之外,本章讨论了有关“非理论性解释”及“不能被解释的经验规则”,相关内容很有启发性。

第三章“假定:不能被假定掉”,将理论的“前提假定”拉回科学研究的视野里。文中有一举例:“所有人类都是蔬菜,所有蔬菜终将死亡,因此,所有人类终将死亡。”一个滑稽的假定(所有人类都是蔬菜!)将导致一个完美无缺的结论(所有人类终将死亡!)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这一部分,曾教授指出很多研究的“模型”都是一些“简化模型”,它们忽略了理论背后存在的“核心假定”,而忽略核心假定的理论检验在科学严谨性和解释能力上是存在巨大不足的。因此,本章建议管理研究者要从事包含核心假定的理论检验,并且介绍了具体的做法。

第四章“理论检验: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首先讨论了理论一旦被提

出,就要对其进行严格且无情的检验,并介绍了从事理论检验研究的两种不同做法——“证实”与“证伪”。本章选择强调证伪,是为了鼓励被过去和现在的管理研究实践所忽略的一种平衡。然而,以严格的方式检验理论面临一系列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导致了证伪研究的不足。“从事严格的理论检验的障碍”这部分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有启发性。所提到的一些有问题的理论检验做法在国内的管理学术界同样盛行,如肯定型检验策略、HARKing、顺应调节等。本章还基于批判实在论提出了理论检验的四步法。

第五章“概括:一个有争议的尝试”,讨论了“概括”这一复杂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在翻译本章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小心地处理几个长得很像的英文单词的不同意思(比如,我们把“generalization”翻译成“概括”而不是“普适化”,把“generalizability”翻译成“普适性”,把“generalizable”翻译成“可推广的”,等等)。概括是归纳的一种形式,包括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小样本甚至单案例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概括来贡献(一般性)知识。本章在哲学的审视下澄清了关于概括的一些误解,包括合理区分经验性概括和理论性概括等。此外,本章特别讨论了案例研究基于概括所具有的优势。

第六章“复制:一个被忽略的必需品”,讨论了复制对于科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复制在社会科学中是可能的吗”等问题。本章描述了管理学术界从事复制研究的现状,这引起了我们的共鸣:管理研究领域对已发表的实证研究结果很少去做复制!如果科学离开复制将不再可靠,而管理学领域又被宣称是一种科学,那么我们又为何不去从事大量的复制型研究呢?本章还介绍了复制研究的不同分类,针对如何从事复制研究提供了清晰、有效的方法指导。

第七章“历史编纂学:一种被忽视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很少在管理学研究中使用的一种有力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编纂学。本章介绍了研究者如何通过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方法对一个商业历史事件——“通用汽车和费希尔车体厂的纵向整合”进行认识。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众多经济学家迥然各异的观点使得这一事件显得是那么扑朔迷离,我们甚至也发出疑问——到底哪一种解释是对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在事件发生的时空情境中,(尽量)还原每一个关键决策节点和要素的现状,

通过寻找而不仅仅是推理导致关键因果关系发生的机制,得出更科学的答案。

实际上,管理学研究者应该更多地采纳历史性的研究手法,在一个长远的时间脉络里细致入微地刻画管理现象。哪怕是短暂流行的时尚,也是有历史背景的,更何况管理中的制度与文化!想一想组织中的人,“成人”是一个过程,对一个人如何有效地管理,对一个由人组成的团队、群体如何有效地激活,都离不开“过程”,仅仅关注某一个时点的“属性”“特征”变量,会产生什么深刻的认识呢?我们认为,近年来被管理学界越来越重视的情境研究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手法来真正得以落地。结合案例研究,历史编纂学方法将非常有利于管理研究者开展情境化的、动态的理论构建研究。

第八章“展望:是,或不是,一门科学?”,把我们引向一个不可回避的永恒话题:管理学科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本章讨论了“管理学科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所伴随的尴尬处境,分析了不同哲学范式在这一问题上的关键主张,还在最后明确了本书作者的立场。曾教授希望管理学术界应该遵循科学的规范,达到管理学所致力于实现的科学地位。我们再三思考,提出以下看法与曾教授对话:

若我们能够以最大的诚意,明确自己处于何种条件,要选择哪一种方法论(方法),从事哪一种管理问题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好好地按照事先设计(或过程中实践)的步骤来实施,或许会有各种调试(管理是一种实践,研究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但做到对每一种“调试”都保持诚实,这样的研究姿态是不是更符合“中道”?

致 谢

本译作能最终得到出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是徐淑英老师的远见卓识,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样“灵性”的知识系统。2016年年底,我们有幸作为第一批被培训的商学院老师参加徐老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自那时起,国内管理学术界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地开始思考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徐

老师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引领者,本书也正是在那时被推荐给我们。培训班之后,徐老师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我们讨论本书是否适合在中国出版。没有徐老师的引荐,我们最终也无缘与这样一本有智慧和灵性的作品相遇。

一同参与学习、翻译此书的包括袁庆宏老师和任兵老师的研究生团队。卜令通对本书第一、八章进行了初译;钱珊珊对本书第二、五章进行了初译;牛琬婕对本书第三、六章进行了初译;刘兆延对本书第四章进行了初译;田泽慧对附录进行了初译;袁庆宏老师对本书第七章进行了初译。

由于本书是一本以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讨论书,它的语言风格与平日里我们接触的管理学期刊论文差异很大。很多词汇、句子不好理解,更别提用精确、优美的中文句子对之加以表达。团队在初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多次组织专门的问题讨论会,寻找解决方案。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暂时记录下来,然后进入工作表里的下一个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一群研究生同学在选修“管理研究哲学”课程的过程中对初译稿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和评价。卜令通、王洁、常森、李晖、刘旻昱、钱珊珊、刘兆延、郑丽娜同学认真地阅读并撰写了读后感,还以标注的方式在所在章节的具体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们的每一条意见我们都认真地阅读了,还参考了其中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独立观察员对初译稿进行观察、批评,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王坤博士生,以及现就职于天津农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安欣欣老师。

2018年9月,在经历连续几轮修改工作之后,我们提交了初版译稿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几个月之后,我们拿到了编辑们认真初审后的1.0版。2019年春节左右,我们在这个1.0版的基础上再次对译稿进行全面修订,并将修订结果交予出版社复审,形成了2.0版。2019年10月的国庆假期里,我们又再次进行了修订,但这还没有结束。2020年元旦前后,也就是付印前夕,我们接到出版社终审后的3.0版,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读,对个别问题进行了修改。如今读者看到的译文可以说是经过译者与出版社多轮打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徐冰编辑,是她联系了我们并将此书立项。感谢任雪莹编辑,任编辑的文字校对工作做得非常认真,对提升译稿的文字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尽管我们至诚至敬,但由于语言水平有限,更不是哲学专业出身,译稿可能会出现疏漏和不当之处。如发现问题还请大家不吝指教(请发送邮件至 em@pup.cn),我们会认真研究大家的反馈,于本书重印时作进一步的修订。

工作过程中,有很多同行在微信朋友圈围绕本书的翻译工作与我们互动。如今俨然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关于翻译工作中的点滴惊喜,所遇到的书中的精彩之处,我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分享出去,困惑和疑问也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定的回应。很多同行对《管理研究哲学》一书充满期待,实际上,本书译者之一任兵教授在清华—巴黎九大的 DBA 项目班曾尝试把书中的一些内容介绍给企业家学员,也收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可以说,这是一本让很多人都深感有趣、蕴藏智慧的书。

《管理研究哲学》一书中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我们对知识世界的热情没有白费。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感谢曾荣光教授,是他的智慧和洞见,让我们有机会进入科学研究知识系统的深处,那里涌流着充盈的源头活水,滋养着我们永不枯竭的信心,让我们对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有了更深的笃定。

任 兵 袁庆宏

2020年1月17日于天津



关于本书

管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科目。管理研究者和其他科学研究者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将哲学和管理研究联系起来: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者们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会影响他们认为何种方法用于从事经验研究更合理,并且决定什么是对理论的有效贡献。

尽管出现了越来越多零散的以哲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但目前尚未有一本书对相关问题予以系统且全面的回应。本书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并且提供了能够指引管理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观点。

曾荣光(Eric W. K. Tsang)是得克萨斯达拉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的达拉斯 World Salute 杰出教授,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在管理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分析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他所发表的被本书引用的文章有:

Ellsaesser, F., Tsang, E. W. K. and Runde, J. 2014. Models of causal inference: Imperfect but applicabl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but inapplicabl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1541-1551.

Kwan, K. -M. and Tsang, E. W. K. 2001.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strategy research: A critical realist response to Mir and Wats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1163-1168.

Miller, K. D. and Tsang, E. W. K. 2011. Testing management theories: Cri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and research method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2: 139-158.

Tsang, E. W. K. 2006. Behavioral assumption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7: 999-1011.

Tsang, E. W. K. 2013. Case study methodology: Causal explana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oriz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9: 195-202.

Tsang, E. W. K. 2014. Case studies and generalization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3: 174-186.

Tsang, E. W. K. 2014. Generalizing from research findings: The merits of ca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6: 369-383.

Tsang, E. W. K. and Ellsaesser, F. 2011. How contrastive explanation facilitates theory build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404-419.

Tsang, E. W. K. and Kwan, K. -M. 1999. Replication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759-780.

Tsang, E. W. K. and Williams, J. N. 2012. Generalization and induction: Misconceptions, clarifications,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induction. *MIS Quarterly*, 36: 729-748.



前言

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管理研究者常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本书提供了与此相关的哲学讨论。自年少时起,我一直学习哲学,本书是此学习之旅的结晶。因为管理研究者通常并不掌握哲学知识,所以偶尔有人好奇地问我如何涉猎这一领域的。让我在此简单地回顾一下我的个人历程。

大学时我并没有就读哲学专业,我的哲学知识是长年自然积累而来的。在香港读中学时,我便开始把哲学当作一个阅读兴趣。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读的第一本哲学书的书名,但仍清晰地记得几十年前读到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一书时所带来的心智的改变。这本书在开篇问了一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知识是那么的确定,以至于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对它产生怀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素挑战了一个常识性的观点:“我相信,如果有个正常人走进我的房间,他会看到我所看到的相同的椅子、桌子、书和纸,而且那张我所见的桌子就是我的手压着的那张。”他以桌子为例阐释了我们关于桌子的认识可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确定。在阅读他关于桌子(看到的和摸到的部分)的犀利分析后,我开始怀疑我面前的桌子是否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观点在我当时所学的很多一般学校课程(如中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中是见不到的。

我的阅读范围主要是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义和阿尔贝·加